



## 为你收藏记忆的人

母亲从老家赶来,帮我带孩子。她对外孙的爱,超乎我的想象。

小小的儿子还不懂什么,母亲却一刻不停地和他说话。即使儿子睡着的时候,母亲也会轻声絮叨,语调舒缓,像是在唱摇篮曲。因为儿子,母亲的话比平时多了几倍。阳光照进屋子,儿子酣睡着,母亲絮絮地说着,她的话语里,经常有“你妈小时候”。

这段时间,我小时候的事被母亲全翻出来了。说起关于我的往事,母亲如数家珍,她由我儿子想起我小时候,或许是在重温她做母亲时的回忆,更像是在帮我找回失落的回忆。母亲是帮我收藏记忆的人,我没记忆时的往事或者已经模糊的记忆,全都妥妥地在她那里收藏着。

我看着儿子说:“小家伙皮肤怎么这么黑!”母亲立刻陷入对我的回忆中:“你小时候,皮肤又白又细。我抱着你出门,别人都夸你呢!你还记得对门你三奶奶不?她总管你叫‘白妞妞’……”母亲眼神里流露出对遥远往事的怀恋,看得出来,关于我的那些往事,让母亲无限幸福。

我抱着儿子,计划着他将来上幼儿园的一些事。母亲在一旁说:“你刚5岁就上一年级了,那时你太小,不会写字,都是让你堂姐帮着写。后来,你的学习反倒超过了她,上二年级就考了个第一名回来。后来每次都考第一名,你们老师光夸你聪明……”过了这么多年,母亲依旧用骄傲的语气提起我的“辉煌历史”。

儿子一天天长大,小腿很有劲儿,母亲抱着他,他的小腿使劲在母亲腿上蹬。母亲欣喜地说:“这小家伙,将来肯定跟你一样擅长跑跑跳跳。”母亲又低头对我儿子说:“你妈小时候,跳皮筋,踢毽子,跳绳儿,谁都没她玩得好。上初中参加运动会,跑得可快了,每回都得奖呢!”

几乎每天,母亲都要上演一次这样的“往事大回顾”。惹得老公都对我刮目相看了,他说:“听你妈这么一说,你小时候简直是神童!”我得意地说:“本来就是嘛!只是我这人天生低调,那些‘辉煌历史’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妈倒记得清清楚楚呢!”

母亲帮我收藏着记忆,也收藏着关于我的一切。记得那次我要找一本中学时代的相册,母亲拖出一只大箱子说:“你的东西,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我果然从箱子里找到了那本相册。除了相册,箱子里有我的书,笔记本,还有一摞奖状。这些散发着陈年气息的东西,都是曾经芬芳的记忆。是母亲,帮我牢牢地锁住了这些记忆。我的一点一滴,母亲都视若珍宝。

还有一次,我怎么也想不起小学时语文老师名字。倒是母亲,脱口而出。我佩服母亲的记忆力,觉得太神奇了。其实我明白,母亲有时候明明丢三落四,还有犯糊涂的时候,唯独我的事,她从来不含糊。母亲爱我,超过了爱自己。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记忆,还有一份记忆,收藏在母亲那里。那份记忆,更清晰更真切,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淡去。

不久前,朋友的母亲去世了,她在我面前号啕大哭:“我妈没了,我觉得我的魂儿都丢了。”我忽然想,她母亲带着有关她的记忆走了,再也不回来了,一个丢了记忆的人,可不就是丢了魂儿。

我庆幸,帮我收藏记忆的人还在身边,这便是世上最大的幸福。

◎马亚伟(河北保定)

## 积习要改

自疫情出现至今,出门遭遇多次尴尬。起初见了熟人,心想总得讲究礼貌与热情吧,把手伸出去,但人家隔上一米远向我摇头摆手,算作回应。我脸上讪讪的,有些挂不住——好在口罩遮了大半脸面。数次之后,内心坦然了许多,遇有人家也先伸手要握我的,我也不怕给他个不愉快,连连隔空作揖,曰:免握了吧。

疫情残酷,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为使新冠病毒成孤魂野鬼,无所依附,原本再平常不过的见面握手,逐步淡化为拱手之礼。人们无需作皮肤的接触,或点头鞠躬,或拱手相敬,亦不失相互间的尊重。

按说,握手礼久远。中华乃礼仪之邦,古代拱揖稽拜,男男女女,尊卑长幼,士农工商,每每见面,颇有讲究。今人化繁为简,一律握手,以示平等。相较于西方之碰鼻礼、贴面礼、亲吻礼、拥抱礼,简单朴实,不失典雅。西方这些礼仪,体现肉体的亲近,在有疫情时,尤显不太科学,也不太卫生。虽很多西方人士拒戴口罩,却也明白需减少肢体接触,要不然,英国哈里王子与歌手克雷格打招呼,何以用撞手肘的方式?奥地利举行石油输出国组织大会,官员们相互问好,何以用碰脚跟的方法?

疫情席卷全球,若只诅咒病毒的猖狂,则显得特别苍白无力。痛定思痛,反思是必须的。对于医疗科技,乃至公共卫生体系的审视,非我辈俗人所虑。我们个人应深刻反思的,是不良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以及今后应该怎么改变。

很多疾病的产生,追根溯源,都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爱酒的,整日里把肝浸到酒中,浸久了,浸成了肝硬化;嗜烟的,把肺熏黑,熏成了肺空洞;喜肉的,一不留神,血脂稠、血压高,累及心脑血管。化肥农药过量,癌症附体。不知不觉间,病魔缠身,想卸去,卸不掉了。我们常常重治疗轻预防,山一样倒下了,再倾家荡产,遍寻名医,名医却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悔之晚矣!

孔子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绝无暴饮暴食之意,而是变质的鱼肉不吃,颜色不鲜的食物不吃,味道不好闻的东西不吃。有人嘲笑说,孔子要是整日饿着肚子,像墨子一样裂裳裹足,食藜藿之羹,他就没那么讲究了。这样说似乎也对。但今人已非食不果腹,环境条件都好,再不讲究,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我就很看不惯包桌聚餐,为图热闹,一桌子人,喝酒喝得沸反盈天,唾沫飞溅;筷子叨来夹去,风扫残云,弄得杯盘狼藉,既不雅观也不卫生。推广公勺公筷,合理分餐,既减少了浪费,又文明卫生,多好。

都说积习难改,实际上,要改掉旧习惯、坏毛病,难不到哪里去。我们这儿有一句俗语:三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规矩是人定的,习惯是人养的,风俗是慢慢形成的。什么事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先人都土葬,现在不都接受了火葬?原先人上街去逛,哪个戴过口罩?现今出门,脸上不捂口罩,是不是感觉缺了点什么?号召得力,群体的很多事儿,说扭,就扭过来了。我们这儿有一个山村,去年随份子钱少则二百,多则千元,压得村民喘不过气来。几个执事人一商量,干脆,成立个移风易俗理事会吧,谁家红白大事,待客一律不超10桌;随礼不过百元,有谁不听,大字报伺候。村民额手称庆,照章执行。规矩定在那儿,事儿有人一管,习惯马上就改了,习俗立即就形成了。

吃一堑长一智,人在哪里跌倒,就会很容易在哪里引起注意。这次疫情,防疫部门告诫,不扎堆,少聚餐。人们在家一待近两个月,哪儿也没去,也没见有谁急成疯子。形势好转,几拨朋友喊我,要出去吃饭叙旧,我也一一谢绝。很多事儿,电话联系就可以,不见得非聚不可。在家里,我有便后洗手的习惯,却没饭前洗手的意识。妻子提醒我好几次,慢慢地,不用她提醒,端起饭碗前,我先扭开了水龙头洗手。

疫情可以让生活节奏放慢,但不会让日子停摆。它会给世界带来大的变局,肯定也会给人们的思想带来转变。无论是生活节俭,还是饕餮贪吃;无论是闯遍天下,还是喜宅一隅,都要摒弃陋习,改掉坏毛病,养成好习惯。这样做,大有裨益。

◎行吟(河南平顶山)

## 遇见好书

### 一个人的电影史 ——读张樵新书《带我走吧》

“电影”来到这个世界,似乎是带有喜感的。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公开放映《火车进站》等影片,在电影史上被确认为电影的诞生。

《火车进站》就是极富喜感的影片,影片只有3分钟,但影片的构思非常有冲击力:火车从银幕右上方驰入,飞驰而下……据说放映时,看到电影中的火车“撞”过来,观众惊恐四散,会意之后,意识到电影的逼真,便是惊讶和喜悦。

张樵在《电影“坐”着火车来》中说:“火车与电影,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血肉联系……世人是通过一列轰然驶来的火车来拥抱电影的,人们接纳了如此逼真、如此莽撞的这列火车,也意味着接纳了电影。”张樵说的“一列火车”就是卢米埃尔兄弟《火车进站》里的那列火车。

我因此揣测张樵也是认同电影“喜感说”的。他的新书《带我走吧》录入了他近年创作的37篇电影随笔,谈及中外近百部优秀影片。但是,在他谈到的影片中,悲剧片和灾难片却不多见,比如作者大谈特谈陈凯歌的《黄土地》而对其经典《霸王别姬》闭口不提,这其中自然有他对《黄土地》的致敬之意,但会不会也有刻意回避《霸王别姬》悲剧性的意图呢?而刻画灾难的电影,书中谈及更少,连被好莱坞认为“伟大而经典的作品”《泰坦尼克号》也果断拒绝!我绝不认为这是作者的疏忽,以致他忽略了对类似经典影片的解读。只有一个相对说得过去的解释,那就是,在作者的意识里,对电影特质的选择是很挑剔的,比如电影表现出来的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以及面向未来的力量,像《庐山恋》《肖申克的救赎》等,或者说电影在技术革新和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和意义,比如《穹顶之下》《带我走吧》《月光奏鸣曲》等文章对电影内容与电影技术创新孜孜不倦的探求。

《带我走吧》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每篇文章不是着眼于对某部电影的解读,而是对一系列同类电影的比较解构:比如《鸟儿是关不住的》,文中除了解读《肖申克的救赎》,还谈到《死囚越狱》《大逃亡》等经典越狱影片;《恋恋许愿池》中,除了《罗马假日》,还谈到《爱在罗马》《甜蜜的生活》《喷泉里的三枚硬币》等所有涉及罗马许愿池的经典影片。我因此认定《带我走吧》不是一本单纯的影评,而是一本内涵丰富的电影随笔集,也恰恰是这一点,读者可以看出作者电影世界的辽阔与强大——我不知道张樵看过多少部电影,据他的口气,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估计有超过万部之多。

张樵是文学素养深厚的作家,工于小说、散文、诗歌写作,但在在我看来,他本质上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能用诗歌语言驾驭一切文本,语言唯美灵动,语意丰沛温暖,他的诗歌语言在《带我走吧》一书中熠熠闪烁,读他诗意的文字,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去了:带我走吧,去领略灿烂阳光,呼吸鲜活空气,审视人间良善,体味电影美好……

但是,张樵的《带我走吧》写作,仍然给我制造了一个谜团。张樵站在世界电影史的高度解读电影,解读电影发展史,解读电影的内容创新与技术革新,解读人物命运,解读电影美学,解读好莱坞……但是作者为何对“宝莱坞”只字不提呢?而我对“宝莱坞”的铺排、大气、华丽、歌舞、喜感等等是如此痴迷!

当然,我不能苛求作者写作的角度,《带我走吧》对电影的选择,以及作者电影语言的运用,包含的是作者的电影审美,带有作者鲜明的个性,是一个资深影迷富于感性的观影表达,也是一个人的电影狂欢,更是张樵“一个人的电影史”。

◎张旭(广东深圳)